

清代  
叢刊  
筆記

退庵隨筆

梁章鉅著

三



退庵隨筆卷八

清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政事三

王揚甫曰。方今民困於浮收。官困於幫費。議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幫費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幫費。去幫費必先改漕法。今之漕艘。所謂直達網漕之善者也。顧國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窟穴其中。通倉之需索。大累於幫丁。幫丁之需索。大累於州縣。督撫以浮收暫紓州縣。而州縣卒未嘗紓也。漕臣以幫費暫恤疲丁。而疲丁卒未嘗恤也。通倉諸臣奮然欲去經紀花戶之需索。而需索卒未嘗去也。經紀花戶之盤踞於通倉者。不得去。則劣丁之蠶食於州縣者。不能除。浮收歲甚。幫費歲增。幫費愈增。浮收愈甚。於是有書役之挾制。有紳士之包攬。昔之浮收科於官。今之浮收又害於官。岌岌乎勢且不終日。而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漢唐以來。自轉般而之直達。今何不可自直達而之轉般。變之所極。其機自至。近歲剝般之設。始為偶行。繼成常例。不得已。隨地置倉。由是而天津有倉矣。臨清又有倉矣。是轉般之法。雖未顯立其名。實已用之於北也。今築禦黃壩。恐誤江廣回空。即就清江增

船利運是轉般之法。又已用之於南也。日者勅下諸臣別籌河漕兩利之策。是專為河工未就而言。竊以河工天事也。患之偶也。幫費人事也。患之常也。天事無往不復。人事有加靡已。就使河流順軌。漕艘暢行。而幫費日增。漕弊日出。是上以百萬金錢治河。而下又以百萬金錢治漕也。治河河平而費止。治漕漕在而費無終窮。何不酌古之制。權今所宜。取唐宋轉般倉成法。損益之不泥其跡。而師其意。古稱利不百不變法。轉般之在今日。豈徒利百已哉。按楊甫有轉般倉私說。此其自序之文也。前備考漢晉以後興廢成跡。後分列十大端。曰除衛籍。曰裁衛官。曰易漕艘。曰省漕督。曰建倉。曰造船。曰判職掌。曰優俸糈。曰備災賑。曰兼懲遷。審勢度時。旁皇周浹。洵可見諸施行。蓋轉般之法。實托始於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程。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說者以服為納。結而服。輸將之事。善賈者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聖王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故制賦止於百里。二百里。其四百里。五百里。不復言納者。蓋不遠納於帝都。但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夫三百里之民。為遠郊。轉輸粟米。力固勞。而賦則省。亦足見古者賦役不兩重之意。然則轉般之法。其來古矣。

國家歲需東南漕米四百萬石。而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之額。幾及其半。余嘗藩牧吳中。畧知其數。其每歲例給旗丁之運費。為銀三十六萬九千餘兩。為米四十一萬一千餘石。計米折價。值銀九十三萬六千七百餘兩。共計給丁銀米二項。需銀百二十九萬五千餘兩。上之出於國帑者如此。而下之所以津貼幫船者。又不啻再倍過之。官非樂為給也。民非樂為出也。丁亦非盡飽厚利也。以數千里之河。而過淺過閘。有費督運。催攢有費。淮安通壩驗米。又有費。官民俱困。名實不符。日甚一日。伊於胡底。物窮則變。變則通。而海運之說興焉。以道光六年成案計之。但動漕項正幣。已足辦公。舉百餘年丁費之重累。一旦釋然。如沉疴之去體。誠當垂為定制。乃踰年而即罷不行。此可為太息者也。蓋海運之利。非河運比。本朝之海運。又非前代比。江蘇之海運。又非他省比。而蘇松等屬之海運。又非他府比。乃議者每執河運費財海運費人二語。試觀道光六年一役。海運果費人否耶。而駁海運者。猶曰盜賊曰潮濕曰侵蝕。自道光六年一役。諸無此弊。而巧為論難者。又劫以通倉之捐。勒難以屯丁之安置。怵以南兌易。而北卸難。眩以漕政便。而河防弛。此則存乎其人。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且六年之海運。其優於元明者。有三因焉。曰因海用海。曰因商用商。曰

因舟用舟。蓋承二百年海禁大開。水程之險易。風汎之遲速。駕駛之趨避。愈講愈熟。行所無事。知北洋不患深而患淺。故用平底沙船以適之。知海船不畏浪而畏礁。故直放大洋以避之。以商運決海運。則風颺不足疑。盜賊不足虞。徽濕不足患。以商運代海運。則舟楫不待造。丁舵不須募。價值不更籌。因利乘便。事半功百。此元代所未有也。其優於河運者。又有四利焉。曰利國。曰利民。曰利官。曰利商。蓋河運之費。如前所陳。上既出百餘萬米以治其公。下復須百餘萬津貼以治其私。海運之費。則用公而私可大裁。用私而公可全省。實用實銷。三省其二。此又河運所不能也。成效彰彰如是。而猶有百計阻撓。多方恫喝。必使此途萬不再開。而後快。果何心哉。今必不得已而為變通之計。則將蘇松太二府一州之漕。歲由海運以為常。而改小江廣之重艘以利漕。變通目前之河道以利黃。或亦補偏救弊之一道乎。否則官與民為難。丁與官為難。而人心習俗。囂於下。黃與淮為難。漕與河為難。而財力。國計耗於上。吾不知其所屆矣。

江南賦額之重。甲於天下。其始也。賈似道倡買官田之說。而增其額。其繼也。明太祖怒吳氏之為張士誠守城。而重其賦。其後也。楊憲改一畝為二畝。趙瀛均官田於民。

田而民困益深。遷延至今。日積月累。即以蘇松二府計之。較宋時原額增至七倍有餘。較元時原額亦二倍有餘。約計蘇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三分之一。其不均甚矣。余藩吳五年。日思此事。嘗密與潘功甫舍人曾沂籌議。功甫為言。明宣宗時。周文襄撫吳。與知府况鍾曾奏減官田之稅。因田制之多寡。酌量裁減。蘇州減至八十餘萬。松江減至三十餘萬。時戶部責其變亂成法。而宣宗不加之罪。民困遂因以稍蘇。今國家愛民。豈但前明之比。果能體察情勢。力陳於朝。未必不有變通之策。余謂蘇松減賦。在國初已經屢行。近來蠲緩頻施。國用不足。若復議減。誠有所難。惟前人有均賦之議。但就各直省賦輕之地稍增之。以抵蘇松所減之數。要在他處不形其重。在蘇松已利其輕。而於國家之正額仍無所繼。此議在今日似尚可行。時功甫之尊人芝軒先生。方為大司農。余亦適行巡撫事。已屬功甫馳稟至京。查開各直省賦額輕重細數。以憑折衷。乃京信未回。而代者已至。逾年而余遂謝病去矣。此事與功甫往復商榷者月餘日。至今猶耿耿於懷。不能釋也。

鄭蘇年師云。煮海之利。國賦為最多。而濱海之民。資此為養者亦最多。乃近代之制。

盡屬於商。貧民不得與焉。所市者此疆彼界。各有分地。分毫不能相借。民情所便而地勢限之。民力所任。而官制束之。富者擁利百萬。侈侔公卿。貧者欲負擔以求升斗之資。渺不可得。鋌而走險。則嘯聚如盜。官兵捕之。刑獄滋多。然議者謂不如是。則無以盈歲賦之額。夫國賦不可減。而課法非不可通也。竊謂鹽出於海。猶米出於田。米一稅之後。即聽其所之。奈何於鹽必限之。以人限之。以地乎。昔唐劉晏之治鹽也。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聽其所之。其餘州縣不復置官。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史稱江淮鹽利。始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誠仿此意而行之。將使民之貧者富。者遠者近者。無人不可以為商。即無人不可以自食其力。上無損於國用。下有濟於民生。是亦變通之一策也。否則太平日久。生齒日繁。濱海之民。無所得食。必出於販私。販私則課引必滯。引滯則商疲。商疲而歸官。則病官。商疲而請幫。則病國。商疲而舉富民為商。則又病民。近日舉商之害。亦已烈矣。夫富人者。貧人之母也。不殖而落之。豈治計之得也哉。

日知錄載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此論鑿鑿可行。邱仲深大



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稊稻來東吳。為證。余於鹽法亦引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又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若如今日之法。行鹽各有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行鹽地界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有不得不買私鹽之勢。余嘗守荆州。其地應食淮鹽。亦嘗奉行巡捕之格。而民間之販川私如故也。細察其由。乃知淮鹽從不能到荆州。而川私順流而下。其勢甚便。其來甚多。若必令民間不食川鹽。則惟有茹淡而已。蓋淮鹽聚於漢口。由漢口逆江而至荆州。千里而遙。而有風浪之險。由漢口逆漢而至荆州。千里而近。而水道紆迴。又惟值夏漲可行。春秋冬皆須盤運。則淮鹽之不能到荆州。實地勢使然。而分界之始。謀亦不臧甚矣。

近人因鹺政之敝。又有將鹽課灑歸地丁之議。西北諸邊地間有行之者。而其弊亦不可勝言。吾鄉龔海峯先生。官甘肅時。論之詳矣。其言曰。鹽課歸於地下。足救目前之急。乃一時權宜。而非經遠之計也。何則。出課之名。不必皆販鹽之民。肩挑背負。藉以餬口。惟近地之民可耳。其遠而數站或十餘站。車載驢馱。轉運取利。則非有力者。

不能有力之家。精於心計。必不肯多置田產。以避差徭。廣蓄牛馬。賤積貴售。小販皆領其資本。四出營運。有利同分。彼於國課分毫無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務本之農民代之納課。非重本輕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權不可以假人。官不配鹽。則無人為之經理。游手無賴之徒。羣集其中。趨利如鶩。是縱之使爭。積久生奸。必釀事變。其弊二也。地瘠民貧之區。勢不能免於拖欠。其名雖不累官。而其實官仍不免於賠墊。豐稔之年。尚可勉強催科。一遇水旱。死亡轉徙。正項錢糧。可以奏聞蠲免。而鹽課必不能減。斯時將仍取之民乎。民必不堪。將不取之民乎。課從何出。其弊三也。當日各州縣分引之多寡。並未嘗按照地畝之多寡。通都大邑則多。山僻小邑則寡。非通都大邑之民。食鹽獨多於山僻小邑也。行鹽雖有地界。而四達之衢。可以闌入他界。銷鹽多故配引多。山僻之邑。無可通融。銷鹽少故配引少。今若歸之地丁。則永為定額。一成而不可變。多寡不一。苦樂不均。其弊四也。此法若行。不過數年。其弊立見。再思變法。其勢愈難。則何如慎之於始乎。

我朝初年。錢法屢經更定。始以滿漢文分鑄天命通寶。及天聰通寶。錢幕皆無字。迨鑄順治通寶。則專用漢文。嗣於錢幕之左。鑄漢文一釐二字。

按古半兩五銖等錢皆紀銅之輕重。此一

釐字錢則紀  
值銀之數

其右係戶部者鑄戶字。係工部者鑄工字。後又改定京局錢幕。分鑄寶

泉寶源二字。皆滿文。其各省鎮局亦分鑄各地名。江南江寧府局鑄寧字。安徽局又

鑄安字。蘇州府局鑄蘇字。江西南昌府局鑄江字。後又鑄昌字。浙江杭州府局鑄浙

字。福建福州府局鑄福字。漳州府局鑄漳字。臺灣府局鑄臺字。湖廣武昌府局鑄昌

字。後又鑄武字。長沙府局鑄南字。河南開封府局鑄河字。山東濟南府局鑄東字。後

又鑄濟字。山西太原府局鑄原字。後又鑄晉字。陝西西安府局鑄陝字。甘肅鞏州府

局鑄鞏字。

後移蘭州亦  
仍用鞏字

密雲鎮局鑄密字。薊鎮局鑄薊字。宣府鎮局鑄宣字。大同鎮

局鑄同字。臨清鎮局鑄臨字。四川成都府局鑄川字。廣東廣州府局鑄廣字。廣西桂

林府局鑄桂字。雲南雲南府局及臨安府大理府祿豐縣蒙自縣各局俱鑄雲字。貴

州貴陽府局鑄貴字。畢節縣局鑄黔字。皆滿漢文各一。滿文居左。漢文居右。至雍正

初年。又定各省錢幕亦照京局之例。以寶字為首。次鑄本地方一字。皆用滿文。至今

遵行。蓋於錢面鑄年號以昭王制。於錢幕鑄國書以示同文。折衷盡善。洵為萬

世不刊之制。乃近年所鑄之新錢。遠不及舊錢之精好。過此以往。更不知何如。則偷

減工料者居其半。私鑄攬和者居其半。竊以為私鑄之例。綦嚴。地方官失察處分亦

重而數十年來引用此例者甚少恐由立法過峻故官民皆相遁於法之外而轉至於無所創懲若能酌於寬減期於有案必破有犯必懲庶乎可截其流或亦維持錢

法之一道耳

私鑄舊例為首者斬決私銷者罪同後及斬候失察之該管官知情者與私鑄為首同不知情者革職降調有差

嘉慶年間蔡生甫學士之定以奏請通行鈔法左遷日下士大夫無不笑其迂者亦未考本朝故實也順治初曾仿明制造為鈔貫與錢並行八年所造鈔一十八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自後歲以為額至十八年始行停止然其時所造鈔甚少其上下流通仍以銅錢故暫行而無弊金元以來鈔法之弊在於錢不勝鈔鈔既日多錢行日少於是鈔輕物重終至壅格而法遂以窮邱瓊山所謂鈔法不可行以用之者無權也蓋鈔虛而銀實鈔易敝而銀可久鈔難零折而銀可分用其得失固自判然特銀匱而錢窮有不得不用鈔之勢則亦救時之急務哉而前代恐鈔法之阻滯並銀與錢而禁之甚至用銀用錢者皆以奸惡論則亦不揣其本末矣

邵國賢寶云禹之治水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水自大任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

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河南山東郡縣。暴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其有衝決之患。宜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通漕要路。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弱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然則居今日而言治河。賈讓上中二策。既未易施行。則舍多穿漕渠。分殺水怒。別無善策。昔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詔亦曰。夏后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乃今之治水者。舍賈讓救敗之術。以為迂。而專從事於隄塞。勞費無已。妨運病民。伊於胡底哉。

古人只言治河。後世始言防河。賈讓之上策。在漢已不能行。則在今人。又豈有一勞永逸之策。今日南河之難治。甚於東河。人皆知之。海口之淤墊。為全河之害。人亦知

之。余官河上三年。細加體察。如果海口初淤。河身未墊。則當專治海口。今受病之河。實不在尾閘。而在中隔。則當兼治河身。時有議由淮河改移海口者。又有議由射陽湖改移運口者。皆經親加履勘。而知其斷不可行者也。至於混江龍。鐵掃帚諸器具。本靳文襄輔疏淤之成法。當時用之於未淤之先。自可使沙隨水去。日起有功。今用之於既淤之後。欲專恃此以蕩滌深通。殊難見效。又如對頭築壩。以逼溜。在運河易於節制。若黃河則難以施功。逢灣取直。以掣溜。遇沙底可以挑成。若膠底則難以刷透。此亦曾經躬歷試行。而知其實無把握者也。此外惟有束水攻沙之法。可以永遠遵循。即潘印川季馴所謂以水治水者也。或議增培隄身。惟仗歲請金錢。將黃河擡於至高之處。而城郭居民。悉在河底之下。其勢何所底止。然河隄不加。汎水即難容納。此又明知其非金底抽薪之計。而不能不日從事於其間者也。竊謂急則治標。惟預籌分派減流之路。南河舊設分水閘。埧最多。往往不能暢消。求其洩水最暢。而復能助清刷黃者。惟徐州蕭南廳屬之毛城鋪。係靳文襄所建。當時分洩黃流。最為得力。其下注之水。紆迴數百里。澄清而達於洪澤湖。湖水既高。則堅守山盱各河埧。使專從清口滔滔外注。徐城以下之漲水。既可分消。而山安海防一帶積淤。亦得全

資剝滌。惟壩座久湮。迥非新文。襄舊制。力加鈐束。恐分洩。仍屬不靈。若必收暢消之功。則湮沒近處田廬。實所不免。然較之王營減壩。則害少而利多。轉移之機。寔實無便於此者。唯在預先堅修閘門。廣籌去路而已。道光五年秋。黃河盛漲。余曾有請開毛城鋪之議。眾皆難之。以地非所轄。不能力爭。憶吾鄉莊復齋觀察亭陽。當乾隆初。曾請開上流水道。有自壅毛城鋪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埧而鳳潁泗各州壞。壅車邏昭關等壩而淮揚上下河皆壞之論。又有詩云。賈讓非無策。其如未見庸。南流不一道。北口亦徒封。亦可謂瞻言百里者矣。

今官北方者。以開水利為興利。官南方者。以開水利為除弊。其實北方水利興。則水得其用。自不至泛濫為災。南方水利修。則水有所制。並可收灌溉之益。興利與除弊。常相因也。昔歐陽公作唐書地理志。實兼志河渠。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十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嘗以百里之官。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而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遑講求者矣。然自大厯以至咸通。猶不絕書於冊。今則北方之利。鮮不以此事為迂。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

通南方之吏。又日困於徵比之勞。簿書之苦。而不暇以為。無怪乎夏旱秋澇。年年告病矣。

許力臣承宣謂天下無無水之地。即無不可溉田之水。古者眾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不聞其仰食東南也。蓋水之流。盛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無害。其或有害。則不善用之過耳。按今人言水利者。無慮百十家。而通徹南北源流利弊。則此數語盡之。竊謂西北之興水利。惟當使由而不使知。全在一州一縣一村一里。各自董勸。枝枝節節為之。且不必達之九重。且不必督以大吏。聽其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愈推愈廣。自有會通之時。即終不會通。而各受各利。亦有何不可乎。今之病根。即在昌言興西北水利。可減東南漕賦二語。議論愈明暢。愈格不行。而舉世不悟。豈不可笑。

李文貞曰。凡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醜渠。無山無河之處。則勸民鑿井。亦可資灌溉。一縣開一萬井。則可溉十萬畝。約計畝獲米一石。十縣之入。已當全省之倉儲矣。若夫一溝之水。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可當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興。其與積穀備荒之利。不止於倍蓰而什佰也。

王爾緝有井利說兩篇見切問齋文鈔



水為地之險。酒為人之險。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故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覈禁。屬游飲。食於市。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如此。漢書文帝紀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則禁稍弛矣。後世惟魏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元至元二十年。禁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子女沒官。皆可謂用重典。然立法太過。故亦不久而弛。予嘗聞黎襄勤世序言。今者生齒日繁。財用不足。但當嚴釀酒。裁煙之禁。或加重其稅。於民間生計無損。而於利源不無少裨。蓋亦救時不得已之一策也。方靈臯曰。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月蜡。酺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鍰。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取忽不察者。惟酒為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較。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哀。祭無盛。猶可。况以歲儉而去酒乎。